



西哈努克在宴会上向记者们敬酒

# 西哈努克山东行

□ 邓勤口述 陈敬刚整理

西哈努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中柬友好事业，并多次访问中国。作为中央电视台时政记者的我，有幸数次近距离接触并当面采访过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柬埔寨老人。事实上，西哈努克与山东也有着深厚情缘。我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西哈努克第一次流亡中国期间到访山东时，我作为摄影记者随行的那一次。

虽然是流亡政府的元首，西哈努克在中国仍然受到极高规格的待遇。在我的记忆中，他客居中国的那几年，叶剑英元帅曾经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两次访问华东两省一市；徐向前元帅曾经陪同亲王及柬埔寨代表团一行访问过东北、天津及山东省。这几次我都是乘坐专列随行前往的，西哈努克每到一地都会受到隆重欢迎：不仅当地最高党政领导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而且还会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沿途都会有群众夹道欢迎。

1972年7月，西哈努克率领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代表团抵达山东进行友好访问。在省城济南访问期间，西哈努克一行兴致勃勃地来到黄河大桥，观赏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河。

当时，38岁的我作为央视的摄影记者在黄河岸边为大家拍照留念，当我完成工作任务后，突然有人告诉我西哈努克有事找我。我连忙跑过去，原来西哈努克要与我合影，他对我说：“你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我们一起照张相。”后来他还在这张照片上签了名送给我作为纪念。

当时我还有些纳闷：什么业余的，专业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位亲王很喜欢拍电影，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导演电影，几十年来拍摄的影片多达20余部，其中大部分都是柬埔寨的历史和现实为背景和创作题材（其实他所说的业余拍电



▲西哈努克在济南黄河大桥岸边与口述者邓勤合影  
◀丹山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崇刚(左)向西哈努克亲王及莫尼克公主敬献丹山苹果

影和我所从事的新闻摄影工作并不是一回事)。

8月13日，西哈努克偕夫人莫尼克一行29人，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及中国驻柬大使康矛召等人的陪同下，由济南乘专列抵达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访问、休假。

迎接西哈努克可谓“盛况空前”。“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多，来青岛的外国领导人更少。”西哈努克能来，的确是值得庆贺的大事。据相关资料记载，西哈努克来青当天，岛城许多少年儿童向西哈努克夫妇献上了鲜花。为了迎接西哈努克，青岛市区主要街道悬挂了

横幅标语。火车站前的站前小广场上锣鼓喧天，近万人夹道欢迎。正如《青岛市志》记载，外宾在青岛火车站受到一万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青岛，西哈努克一行登上编号为051的舰艇，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观摩了北海舰队精彩的海上编队表演。据部队领导介绍：西哈努克乘坐的军舰由我国自行研发制造，是一艘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舰艇，当时正在进行海上试验，尚属秘密军事项目。能够向一个外国元首展示并向世界公开报道，在新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西哈努克在青期间参观了青岛啤酒厂、贝雕厂等几个具有当地特色的工厂和青岛第二海水浴场等景区。在青岛啤酒厂，西哈努克兴致盎然地参观了青岛啤酒的生产过程，并称赞要让柬埔寨人民也喝上青岛啤酒。

西哈努克一行还专程到丹山生产大队参观，丹山因盛产苹果远近闻名，更巧的是，那里还是我的婆家。

为西哈努克准备的苹果和玉米都是20天前在果园选好的，还专门做了记号。为了迎接贵宾，村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为了保持苹果新鲜，在西哈努克当天来时才去果园采摘。每个苹果上都印有“中柬人民友谊万岁”的字样，这也是提前准备的。

为了迎接西哈努克，队上组织了几百人的迎接队伍。当时欢迎队伍主要由少先队员组成，统一着装手持鲜花。村里比较贫困，村民只能在田间地头的树荫下摆上几张长条桌和长凳，而西哈努克夫妇和英萨利等柬埔寨贵宾团的贵宾们也很随和地在这简朴的“自然客厅”里欣然就座。

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皇帝的形象总是威严的君主，只能对他顶礼膜拜，山呼万岁。而眼前这位国王身份的中年人却是一位风度翩翩而又和蔼可亲的绅士，他在人前总是微笑着双手合十，面带笑容地向周围人致意。面对此情此景，在场第一次见到西哈努克的记者顿时解除了拘谨的心理，争先恐后上前抢拍、抓拍……

此次西哈努克山东之行的记者随行工作完成后，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内我又曾经多次近距

离接触并专访过这位慈祥的柬埔寨老人。1984年1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后，第二次流亡中国的西哈努克作为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准备回国接受一些国家对柬埔寨民主政府递交的国书。临行前他邀请中央电视台前去报道，经过研究，台里的领导派我带领一个专访小组前往。为了采访西哈努克和柬政府，当时我曾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去过炮火连天的柬埔寨抗战营地，那是我最后一次对西哈努克所做的专门报道。

每当回想起那次与西哈努克的山东之行，总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情感萦绕在心头，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千年古县】

## 章丘博平村与千年博平县

□ 张永红

在济南市章丘区驻地明水东北约2公里处，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村庄——博平村。村内分布着众多年代久远的传统民居，2014年被评为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而由此向西约130公里的茌平县西部，也有一个博平镇。相距上百公里的两个村镇，为何会有相同的名字，难道是巧合吗？

原来，章丘博平村和茌平博平镇的历史渊源，都与一个已经消失了60多年的千年古县——博平县有关。

博平古称博陵，春秋时为齐国博陵邑，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博平县设置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属东郡，因县境地处平原，广博平坦而得名，至1956年被撤销，共有2100多年的历史。早期县治在今茌平县肖庄乡王菜瓜村村西的博陵故城遗址处。北宋景祐四年(1037)，治所迁至东南三十里的宽河镇，即今茌平县博平镇。其辖区范围西接堂邑，东连茌平，南依聊城，北邻清平。1956年3月，在全省行政区划大调整中，博平县建制被撤销，其辖区划归茌平县。原县治所在地先后改为博平区、博平乡、博平公社，1984年改为博平镇。

博平县的前身博陵作为地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在《田敬仲完世家》中有“晋伐我，至博陵”之句。公元前655年的东周时期，“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为避追杀，流亡在外，经狄国、卫国转投齐国时曾在此居住。当时齐桓公慕其才华，厚礼相赠，将自家宗女姜嫁给重耳，并在博陵筑台，供其西望故国，以解乡思，此台故名“望晋台”。相传台上葳蕤草木也为晋公子思乡之情所感动，“幽幽晋台上，草木皆西向；每天晴子夜，月影移不移”。“晋台夕照”被列为“博平八景”之一。

一代圣贤孔子也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足迹。据史书记载，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从卫国到晋国途中，行至博陵境内漯河渡口(今博平镇北老徒骇河)时，弟子说：“晋国赵简子杀了寡鸣犊，舜华两位贤大夫。”孔子临河长叹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决定不去晋国了，命弟子们回转弯辕，回鲁国老家去。后人立碑纪念孔子至此，并将渡口改称“鸣犊口”，将此段漯河改称“鸣犊河”。如今，清乾隆年间所立“孔子回辕处”石碑，仍矗立在博平镇北5公里处的三教堂村，这就是“博平八景”之一的“犊河圣迹”。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2100多年的建县史上，博平县曾远离故土，侨置他乡。今章丘区的博平村就是其侨置地之一。

晋朝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占领黄河以北大片土地，形成与汉族政权对峙的局面，史称“永嘉之乱”。为避战乱，晋朝皇族南渡长江，达官贵人和黎民百姓纷纷随之南逃。为安抚大量北方流民，东晋南朝政权在其聚居之地，设立了众多的侨置郡县，“皆取旧壤之名”，作为临时性地方行政机构，但实际并无实土。如高唐、博平、堂邑等县都曾侨置于江淮一带。直到隋朝统一南北后，复置北方各县，侨置郡县才陆续被撤销。

刘裕灭晋建立南朝宋后，举兵北伐，收复黄河以南广大地区，侨置南方的各县纷纷回迁。但黄河以北的原县治区域仍为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所控制，只得在一河之隔的黄河南岸侨置暂居。当时章丘县尚未设立，其境内曾设置过很多远离实土的侨置县。如高唐县北迁后曾先后侨置于邹平县孙镇、章丘区水寨和绣惠镇。侨置县撤销后，往往会在当地留下相同的地名印记，如邹平县有高唐村(曾是高唐县侨置地)、平原村(曾是平原县侨置地)、历城区孙村镇有顿丘村(曾是古顿丘县侨置地)。博平县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下，侨置于今普集镇博平村东南一带，其村名也由此而来。

因位于鲁中商业重镇周村通往省会济南的交通要道上，博平村曾经商贾往来，车辐辐集，繁华一时。走进如今的博平村里，却很难发现昔日古县城的痕迹，只是在村东南尚存有一座高大的土台，旁边立着一块书有“章丘市第一批文保单位——博平遗址”字样的石碑，这里就是当时侨置博平县城墙的残迹。博平村建于古城墙的边上，穿村而过的东西大街就是昔日的古官道，街道两侧一座座造型各异的老宅院，一个个高大气派的大门楼，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拴马柱保存尚好，仿佛仍向世人展现着往日古村的热闹繁华，还有昔日古县的寂寞沧桑。